

# 论“天人合一”的认识特征

赵 载 光

(湘潭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其基础是整体有机的宇宙论。表现在认识特征上则是系统思维与意象思维。系统思维把人与宇宙看作本质上互相贯通的有机系统;意象思维注重事物表象和文化符号与人的精神交融作用。没有人的精神解读,符号只是死的符号,有了人的精神参与,符号与客观世界才变得有意义。

**关键词:** 天人合一; 系统思维; 意向思维

**中图分类号:** B 2; B 0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05)04-0042-03

## 一

与西方认识论的主客体对立的形式比较,“天人合一”的认识方式有 2 个特点:系统思维与意象思维。系统思维的认识方式,是以中国传统的有机宇宙论为基础的。宇宙是一个大系统,人类社会是宇宙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个体的人是更小的子系统。由于系统结构功能的相似性,人可以从认识宇宙系统中认识自我,也可以从认识自我中认识宇宙。这是与现代系统哲学的双透视理论相似的一种认识方式。欧文·拉兹洛说:“一个内省存在的心灵事件系统,就很可能是一个被外界观察的物理事件系统。”“当观察者描述系统时,它实际上是在描述自己。”<sup>[1]</sup>

在这种认知系统里,主体和客体是不分离的,因为自然是相依共生的系统整体;精神和物质也是不分离的,因为精神是人体有机系统的功能。宋儒张载说:“因明至诚,因诚到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这是从认识的角度阐述天人合一的。认识之明,可以认识宇宙本原即人性本原之“诚”;反过来说,体认人性本原之“诚”,也可以达到认识世界之明。宋代新儒学的认识是以道德认知为中心的,因此,认知的目标是要达到“民胞物与”、“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与认识客观世界规律为目标的主客分立认识方式有所不同。

主客分立的认识方式,是人们在观察周围世界中建立起来的,是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先秦的墨家和名家注重机械度量 and 概念分析,发展了这方面的认识。但儒家以思孟学派为代表轻视这种认识。《中庸》(23 章)提出“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的道德认知路线;《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道家的《庄子》则主张“同天人,均彼我”。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天人合一的认识论。秦汉以后,儒道 2 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墨家思想渐次湮没。

张载称主客分立的认识方式为“客感、客形”,他认为这种认识把自我与整个世界分离开来,容易形成“意、必、固、我”的褊狭和自私,只有“与天为一”才能达到“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程颢说:“知心便知天,知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二程语录十二》)。他解释《孟子》的“反身而诚”就是破除身与天之对峙,也就是破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破除主客体的对立,有利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有利于道德精神的提升,但不利于向外的认知具体世界活动的展开。程朱学派看到了这一点,提出天人合一于“天理”,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共同的规律和价值。程颐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二程语录二上》)。天与人相通的是共同的道或理,人心能认知这些道理,所以说尽心就能知性,知天。朱熹发

收稿日期: 2005-01-12

作者简介: 赵载光(1948-),男,汉族,湖南衡东人,湘潭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展了这种观念，他说：“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矣。”在这里，朱熹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做了明确的区分：“此是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故如此说。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朱子语录卷十八》）。我们今天说的主体、客体的概念实际上是从古人那里得来的。程朱派的主客相分，最终仍然要达到人与天精神上的合一，这是儒学的道德价值取向决定的。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本原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统一。马克思说：“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sup>[2]</sup>宋代新儒学强调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统一，目的在实现儒家的人道主义理想。

## 二

天人合一认识的第2个特征是意象思维。在天合一认识论中，人与认识世界的符号体系的关系，也不同于西方的主客相分的形式。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人类的特点就是能创造符号，并用这一些符号来认知、把握和创造世界，这就是文化。他说：“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sup>[3]</sup>他把符号世界或者说文化世界看作是主客观对立的2个世界之外的第3个世界。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认识方式，也探索了认识者与文化符号的关系。魏晋玄学有所谓“言意之辩”，言就是符号，意指语言文字代表的意义或意境，这种观念源于《易传·系辞》对易卦的象、辞、意的辨析。王弼主张“得意忘象”，认为卦象和语言符号最重要的是其所蕴含的意，而不是符号本身。意是认识者在创造符号和接受符号时所赋予的生命解读，它把人的生命精神与符号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意可以用符号表达，但符号不等于意，离开了人的精神的解读，符号就等于没人认识的古代文字，变成无意义的线条或声音。符号系统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文化功能，就在于它在创造和接受的过程中，不断地把人的生命精神结合其中，这是意与言的统一。另一方面，符号在传递当中，一个人所理解的意，往往不能被语言完全表达出，这是“言不尽意”。

《易传·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回答是：“圣人立象以尽意，没卦以尽情。系辞焉以尽其言。”认为《周易》的卦象与辞可以表达这种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中则以《庄子》的观念来解释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把它们看作由外至内互相关联的3个层次。而人的认识的目的，是要获取最深层次的意。“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里的象指卦象，推而广之也可指事物的表象。《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象是用形象来表达事物的复杂内容，作为辞的语言文字则是指称具体事物的。

王弼认为：辞是说明象的，而象里面所蕴含的“意”才是人们认识中要获取的最根本的东西。“意”不同于西方语义哲学所说的意义，意义是抽象的、反思性质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说：“当他从涌向他诸感官的全部游离恍惚的意象梦境中，能够集中于醒着的一瞬，自动地细想一个意象，清晰并更加宁静地观察它，并且抽象出能够向他指明对象是这个而不是另一个的特征时，这时人就显出了反思。”<sup>[4]</sup>他认为这种从表象反思特征的抽象能力，是人的“灵魂语言”。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人运用符号表达事物的过程，是人把反思的结果用符号清楚地表达出来。

王弼的“意”，同样是从涌向感官的表象中获得，但他不需经过分析的反思，而是通过直观的领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得意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周易略例·明象》）。意与象和言虽然互相联系，但执著于后者，前者就会失真，所以言、象只是工具，用来获得意。获得了意之后，工具也就可以不要了，达到“忘象”、“忘言”的意境。

“寄言出意”的观念来自道家，这种观念认为言只是意的载体。《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的得意忘言，是与“忘物”、“忘我”的“坐忘”相联系的。《庄子·大宗师》说：“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成玄英疏：“此则泯合人天，混同物我者也。夫圣人者，诚能冥真合道，忘我遗物。”从认识的角度说：“泯合人天”、“忘我遗物”就是消除主客体的对立。庄子要泯合人天，是为了达到一个审美的意境，精神自由的意境，他认为这也就是真知获得的途径。王弼发展了这种思想，他的

“得意”,是要认知生命和宇宙的本原而不是现象世界。魏晋玄学从言意之辨推出现象和本体问题,“得意忘象”是自我对本体的直接把握。在天人合一的意象思维中,主体的人可以对世界进行直观的把握,语言符号只是过渡的工具。

宋明新儒学也发展了这方面的认识,并力图把它建立在道德实践的基础上。程颢提出“识仁之体”,王阳明主张“致良知”,都是指人心对道德本体的直接把握。

意象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宋明儒学认为它是人通过向内的体认生命认知道德的过程,也是通过向外的直观把握世界的过程。前者是“因诚至明”后者是“固明至诚”。向外、向内2个过程本质上是统一的,人的认知系统与宇宙自然系统是相通的。在这种认识中,言(语言、符号)象(表象)都只是起一个中介或桥梁的作用。人的认识要获得的是“意”(意境),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交融而形成的主体对认识对象的精神解读。

系统思维与意象思维都是天人合一宇宙观产生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方法。在中国哲学史上,它与主客体分立的“格物穷理”方法,既有矛盾又互相

补充。天人合一认识论的长处是能够克服主客分立的认识方式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主体、客体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二者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这是西方哲学家的基本问题。并由此引发精神与物质,本质与现象的无休止冲突。

主客相分的认识方法,因为把主体与认识对象绝对分离,客体变成了无生机的刚性物质,可以分成无限小的颗粒,却忽视了其间的联系。怀特海说:“存在的相互联系是理解的本质。”<sup>[5]</sup>这种联系不只是物体之间的联系,还包括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联系。天人合一的认识方式,可以说与现代有机论和系统论的认识论不谋而合。

天人合一认识的弊病是忽视了对外在世界进行实测实证的具体分析。妨碍了机械科学的分析方法的发展。它的合理方面是把人与自然看作互相联系的系统,以系统的透视来认识自我和宇宙,并且把人体生命的认知活动与能力作为其创造的文化符号体系的意义源泉。人的精神主体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而世界的意义需要人的精神解读才能获得,这是存在论意义的天人合一。

#### 参考文献:

- [1] 欧文·拉兹洛. 系统哲学引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22.
- [3] 卡西尔. 人论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45.
- [4] 赫尔德. 论语言的起源 [A]. 苏夫安. 赫尔德全集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34.
- [5] 怀特海. 思维方式 [M]. 黄保龙, 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43.

## On the Cognitive Character of “Harmony of Heaven and Man”

ZHAO Zai-guang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Cosmology, harmony of heaven and man is the basic way of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the cognitive characters of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visual thinking. By systematic thinking, Nature and man are regarded as an organic and unified system in essence. Visual thinking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representation, symbols and man's spirit. Symbols are dead without man's understanding. It is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s spirit that makes the symbols and the subjective world meaningful.

**Key words:** harmony of heaven and man; systematic thinking; visual thinking

[责任编辑:李世红]